

## 蔣公論新聞道德

馬星野

先總統 蔣公逝世，倏已八年，音容宛在，長與吾人相左右，我們從事新聞傳播事業的人，懷念 蔣公的殷殷誨示，將遺訓與今日傳播界現狀相比較，自疚自愧之情，猛上心頭，今天想把 蔣公對我們訓示，簡單歸納爲五點，與大家做反省的依據，五點乃是：

- 第一、大眾傳播事業，要以國家民族利益爲至上，不可以營利爲目的。
  - 第二、報導之真實，與言論之公正，爲大眾傳播的靈魂，有一錯失，卽失去報格。
  - 第三、誨淫誨盜，黃色黑色，不問其爲文藝副刊，節目內容，均應澈底淨化。
  - 第四、爲傳播工作者，品格道德，重於一切。
  - 第五、時時提高警覺，嚴防共諜之滲透，及利用大眾傳播以遂其統戰顛覆之陰謀。
- 以上五點，我以爲是 蔣公遺訓的重點所在，略作闡述，以期共勉：

### 一、要以國家民族利益爲至上

在 國父領導革命時期，革命先進如胡漢民、于右任等之在海內外辦報刊雜誌，完全以救國革命爲宗旨，這些革命報業，光芒萬丈，然以後上海租界之商業化報紙，挾其雄厚資本，奪取報

界的領導權，資本主義之經營方式，成為正統，傳播事業便以爭取銷路，增加廣告，謀求利潤為目標，當個人利益與國家民族利益衝突時，時以新聞自由為護符，犧牲國家之利益。

我們且聽聽 蔣公的訓示：「一切言論記載，要時時不忘國家至上，民族至上；其解釋國際問題，尤當以中國利害觀點為中心。」又說：「新聞記者應為國家意志所由表現之喉舌。」（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對政大新聞班訓辭）又說：「愛國有識之士，要以國家民族之生存利害為前提，反共復國之艱苦奮鬥為己責，須知民主自由皆以國家民族之生存為基礎，凡屬誠意主張民主自由者，必須有此認識。」（四十六年二月總統府第一次月會訓辭）。

## 二、真實之報導與公正之言論，為大眾傳播之靈魂

大眾傳播之使命，一為供應讀者觀眾以國家社會每天發生之事實，二則表現真正之民意，為社會價值定公正之權衡。如報導失真，或有意造謠，則為損害人民之耳目。若立論不公，惡意誹謗，則足使社會無是非善惡，顛倒黑白，無是非善惡之社會即為黑暗落後混亂之社會。

蔣公對於這兩點，是非常重視的。早在民國二十九年，他親自對政治大學新聞班的學生說：「如果新聞傳播失實，或竟完全虛偽，結果必致失掉讀者的信譽。讀者對我們的記載既有懷疑，那你無論花多少經費都毫無用處。所以我們寫一條新聞，或是作一篇評論，都要根據客觀的事實，經過確切的調查，運用個人的理智，總要力求翔實，力求正確，以樹立本身的信譽。」

蔣公對一些不正不公的言論，是十分沈痛的。他說：「須知今日在臺灣，一切言行，務須共

體時艱，認清反攻復國的共同責任，斷不可以曲解爲能事，以侮謾爲快心，更不可借題發揮，挑撥煽動，轉致妨礙反攻準備，沮喪反共的精神。」

在 蔣公沈痛的教誨下，一些無正義感無愛國心的少數人士，仍執迷不悟，尤其少數雜誌，自外于國人，歪曲政府之善意，作爲鼓動分裂之言論，日益猖獗，這是使 蔣公泉下有知，無限沈痛的。

### 三、應澈底掃除誨淫誨盜之文藝、副刊、節目、圖片，而使大眾傳播不致污染人心，腐化社會

傳播事業，不問爲報紙、爲電視、爲廣播、爲雜誌，都是人民的精神食糧，不許染有毒素。蔣公對於黃色黑色及灰色的文字圖畫，驚世駭俗，頹廢冷酷，誘欺人民，最爲深惡痛絕。他曾指示黨的中央：「新聞文化界要有決心，肅清一切黃色、灰色、黑色、誨淫誨盜和造謠誹謗擾亂視聽，妨害反攻工作的報刊、歌舞及影劇。」他說：「新聞界要站在時代的前面，要站在道德的前面，不要落在道德的後面。不可成爲社會進步的絆足石。」

他要求新聞文藝，發揮健全的教育作用，他說：「新聞文藝界方面，更要以光明善良誠實的傳播，來代替黑暗邪惡和虛偽的囂張。培養純正的風氣，端正社會的趨向。如不能在社會改造上爲民導師，則不能在革命戰鬥上爲民前鋒。」

蔣公于民國三十三年間，中國新聞學會在重慶正式成立之時，曾頒發一篇訓詞，確切認定新

聞事業是教育事業，新聞記者爲全社會的教師。他的名言說：「新聞記者非可憐于普通之職業，以其任務相當于教育，而影響每及於國運之消長。故新聞記者之就業，決非僅視爲生活之所資，而有其高尚之目的。如以新聞事業比之于教育，則國境以內，皆爲其教室，而全國讀者皆受其薰陶。」

蔣公這一段話，是絕對的正確，是認可了新聞記者之爲人師表之地位，使從業于新聞界者，知所自重與自尊。

#### 四、傳播工作之從業員，道德品格重于一切

蔣公對於從事新聞傳播工作者，既如此重視與期許，故他對於善良的新聞從業員，莫不有禮賢下士之風。如黨內之于右任先生、戴季陶先生，黨外之陳冷先生（申報總主筆）及張季鸞先生等，蔣公常以國是相垂詢，當抗日之戰以前，陳冷（景韓）先生，常奉召入南京，蔣公垂詢其對日外交之意見。至張季鸞先生，在大公報一言一論，無不受蔣公之重視，大公報之所以能成爲輿論牛耳，知人之所不知，言人之所未敢言，亦因季鸞先生受此種特殊知遇之故。蔣公左右，最受蔣公信任者，莫過于陳布雷先生，亦以其在上海主持商報與時事新報筆政之時，所論多爲蔣公所重視，潘公展、程滄波、張其昀諸先生，亦因布雷先生之推薦，而負黨國之重責。因此蔣公對年青記者之品格，非常重視，他曾引孟子之言，向青年記者們訓勉說：「唯其新聞記者地位如此之高尙，責任如此之重大，所以我們第一件事，就是要修養新聞記者之品格。我們要作一個現代的新聞記者，首先要確定立場，抱定宗旨，爲了貫徹立場，達成宗旨，我們一

定要有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的精神。要以國家民族的利益，爲我們奮鬥的目標，既不可隨波逐流，喪失革命精神，更不可憑個人的恩仇好惡，感情用事。」

我們用 蔣公指出這個道德標準，來衡量我們自己，反躬自省，真是有愧于已逝的 領袖。

##### 五、要時時提高警覺，嚴防共匪之滲透我們的傳播事業

而達成統戰之陰謀與瓦解我民心士氣的惡毒狡計

萬惡的共產黨，其對我心理作戰，瓦解我們民心士氣，總是首先從我們大眾傳播事業着手，而我們對於共產黨的警覺性往往不夠，過去落入其圈套而卒致失敗的「前車之鑒」真是數不勝數。有光輝歷史的大公報，自張季鸞先生去世後，匪諜相繼滲透，大權落入王芸生控制之下，徐盈、彭子岡、范長江、楊剛、李純青等附匪分子相繼滲入該報核心，而成爲共匪刺探情報，製造反政府反國民黨反剿匪即所謂「反內戰」「反饑餓」「反迫害」的宣傳大本營。

蔣公指示我們，要守國家機密，在民國五十二年二月的中央紀念週上，他說：「守密就是保守秘密。革命行動無一不是心與血的鬥爭，故黨的行動必須保守秘密。守密之確實與否關係革命之成敗，亦關係本黨同志之生死。新聞從業同志尤其要爲保護黨的利益，對輿論與報導，特別鄭重審慎，須知守密就是對自己負責，亦即對革命負責的起點。」

蔣公在民國四十六年二月總統府第一次紀念月會中，有更深切的指示，要我們提高警覺。他說：「吾人現處于對匪作戰時期，自不能不提高警覺，以防止共匪施展過去在大陸顛覆滲透之伎

倆。在民國二十三、四年的時候，其時日本軍閥，正肆意對我侵略，共匪即利用一般不明是非，不辨順逆，別有企圖的所謂救國會分化分子，借用民主的名詞，高喊『人民陣線』口號，任意詆毀政府，爲共匪叛亂張目。抗戰勝利以後，在三十五、六年，共匪又利用『民主同盟』做外圍，乘我戰後民生凋敝，假民主自由口號爲武器，打擊我真正爲民主自由而奮鬥的政府，終至造成空前浩劫。今日在臺，共匪必要千方百計，分散我們的意志，打擊我們的士氣。所以我們一切言行，必須共體時艱，斷不可以曲解爲能事，以侮謾爲快心，更不可借題發揮，挑撥煽動。」

蔣公這一段話，目前似乎已爲大衆忘記，我們看看今日臺灣及海外臺獨分子之言論，及我們一些假民主自由而圖顛覆反共復國的中國國民黨，作肆意的污蔑與醜化，其背後的指使力量，與蔣公所指的民國二十三、四年與民國三十五、六年情形，已完全一樣。

在 蔣公逝世八週年紀念的前夕，我們再回溯過去歷史的教訓，與偉大領袖殷殷切切的遺言，我們必須再作自我的檢討，清查自己的陣容，從速清除大衆傳播界所有的污染，與親匪媚匪、自稱民主分子的一批人劃分界線，使這一片反共復國的基地，不再演出當年在大陸失敗之悲劇。大衆傳播界的鬥士們，現在是我們實踐 蔣公的訓示，整飭我們戰鬥的行列之時候了。（三月二十六日寫）